



ARTSEE 芝些 × 黄赛峰
HUANGSAIFENG

黄赛峰·人物简介

黄赛峰 HUANG SAIFENG

1983年出生于上海

2007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油画专业

现工作生活于上海

创作自述《不可问不可寻》 / ARTIST STATEMENT

“这张画是想表达什么呢？”类似这样的询问通常令我无所适从。于我而言绘画首先是一种生活习惯，好比有些人喜欢在闲暇时间看点书，或是养养花，都是一种愉悦自己的生活方式而已。它同时也是一种表达方式，人似乎生来都有一种渴望被人理解的本能，“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毛诗序中对以上表达方式的层次以递进的方式加以了区分，窃以为表达方式的不同并不会稀释情感的浓度，只是各有所长，只需要选择自己所擅长的方式来表达自身的感受就够了。

这几组画基本都是自2011年以来的创作，一一细数似乎都与记忆有关，也许本质上我是个念旧的人，我执拗的选择了绘画的方式试图留住些许记忆的痕迹，而这些记忆必然是通过时间的帮助才得以筛选的，不然我们失去的岁月还有什么意义？最早的“铁皮鼓”其实是受启发于我十几年前所看的德国电影《锡皮鼓》，当看到片中主人公试图以敲击铁皮鼓拒绝长大得以与强大的时间相抗衡时，不自觉的一种悲凉感在我内心肆意滋生。现实中时间无垠，无论时光如何更替人却渺小依然，同时在此过程中人们也往往不自觉的背弃了一些最初的信仰，而与时间相抗衡这一设想也只能无疾而终。2010年画那组画时我已经从大学毕业六七年了，但一切似乎都没有大的改观，终日被现世的失败感所笼罩着。昔日的理想也正变的模糊不清，画面中所呈现的苍凉，静谧的情绪更像是我内心真实的写照。时间如此强大却又不留痕迹，但却很少有人能真正了解时间是什么？正如我们都知道白昼黑夜组成了完整的一天，但可能从来没有人真正去观察过一天中日出至日落的完整轨迹及之间的变化，所以一些我们看似熟悉的东西，我们并不一定真正了解。

《沉寂的记忆》中游乐场的场景是我童年记忆缺失的一部分，我的童年几乎与游乐场无缘，以至于我成年后走进游乐场竟萌发了一种难以言喻的情绪，就如遇见了一位自己心仪的姑娘，虽有终于得以相遇的欢欣，却总也因为错过了彼此的过去而懊恼不已，而试图去做些什么来弥补这段记忆的缺失。这种情绪在我内心萌发，涌动，从起初的若隐若现渐渐转化为异常明确，于是我开始了这一主题的创作，在画布上我独自在静寂的游乐场中徘徊穿梭，乐此不疲。

画画这个事，我个人认为最为重要的是真诚，浅显的看对他人展示的是作品，实质上展示确是作者的内心。我就用这种我所衷爱的方式偷偷的记录这自己，时间或许会狠狠的抹去秀丽的容颜，但还好有记忆在内心的某个角落久久不散，何况它已凝固在画布上。



黄赛峰

个展

2018 不可问·不可寻 會空间 北京

2018 秘景之境 北极熊画廊 北京2016 空盒游戏 艺通佰通艺术中心 上海

2014 这么近·那么远——黄赛峰作品展 J.D.ARTS 居德斋 上海

2014 “不可思寻”油画个展秋刀鱼艺术中心 台北

群展

2018 图像与形式 周浦美术馆 上海

2018 并置的时态 城市创艺空间 上海

2018 寻找童话秘境 三清上艺术中心 杭州

2018 游弋 宝龙艺术中心 杭州

2018 艺术北京 农业展览馆 北京

2017 青年艺术+推广计划年度大展 喜马拉雅美术馆 上海

2017 隐匿的视角 黄赛峰 王海龙双个展 半境空间 上海

2017 无寻无伺 三清上艺术中心 杭州

2017 在X上海 iSGO Gallery 上海

2017 追光 方俚空间 北京

2016 悟·微 上海小幅油画展 东外滩艺术中心 上海

2016 常青藤计划·青年艺术家年展 天津美术馆 天津

2016 青年艺术100 农业展览馆 北京

2016 艺术北京 农业展览馆 北京2016 “回顾” 联合艺术空间 上海

2015 “尺度”上海小幅油画展 东外滩艺术中心 上海

2015 亚洲青年艺术家提名展 今日美术馆 北京

2015 隐匿的欲望 格蕊莉画廊 上海

2015 时间的标本 GENSLEER 上海

2014 “跨越”艺术作品展，宁波当代艺术馆，宁波

2014 南京国际美术展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南京

2014 台南艺术博览会，台南，台湾

2013 “生长“上海青年美术大展中华艺术宫 上海

2013 第七届上海美术大展，中华艺术宫 上海

2013 第四届新星星艺术节广州保利世界贸易中心博览馆 广州

2013 “发现“重建中国青年艺术家优秀作品展，多伦现代美术馆 上海

导演作品

戏剧《空盒游戏》19届上海国际艺术节 扶青计划 委约作品

获奖

2015 第7届新锐艺术人物评选 视觉艺术大奖

2017 第4届青年艺术+项目 “英才计划”

文章 / ARTICLE

《通过他人寻找自己》

文/曾琼

认识艺术家黄赛峰很久了，久到记不清是在哪一届的新星星艺术节和他相遇的，当然，相遇的是作品。他画旋转木马，画面朦胧，说不清是被纱罩着还是被梦裹着，很美很宁静。

后来见到人，容貌俊美，敏感安静，和他的作品很符合。除了艺术展，我还在诗歌朗诵会，文学分享会上和他相遇。有时候会看到他和音乐人，品牌作跨界合作的消息。艺术对黄赛峰来说，似乎从没被一张画布所局限，他涉及的范围，比一般艺术家宽。

黄赛峰的创作有两点非常个人化，一是对光线的迷恋，他的画面光线很具舞台型，这应该和他戏剧学院学习的经历有关；二是他喜欢表达一种叙事性的情绪，更接近他的内心独白。

作为一个创作者，他对人好奇，对挖掘那些潜在的隐秘的人的情绪有兴趣。《被修正的心理样本》艺术项目，正是他希望通过一种特定的艺术方式，让参与者和他自己尽可能突破表象，多维度的去辨认和寻找自己。

这个项目的做法是艺术家邀请各种不同身份和背景的人去他的工作室摆沙盘，他提供许多小物件材料。“在摄像机下的关注下，按照你的想法摆沙盘，因为有摄像机，所以你会隐藏一部分真实的自己。这就是第一次修正。之后，我会根据你的沙盘，按照我的想法取舍，以绘画的方式再次呈现，这是第二次取舍。再之后，你可以对这幅画进行辨认并起名字，按照现有经验，你会有些迟疑，因为现在所表现出的，和你最开始设想的自己不太一样。这就是一个真实自我被不断修正，最终又再去他人视角中辨认寻回自我的过程。”黄赛峰如是说。

在一个桑拿天，我坐在黄赛峰的工作室和他讨论这个项目，我认为那些被提供的用来摆沙盘的小东西，已经是被艺术家选择过的，已经带有艺术家主观的预设在里面，而根据沙盘的二度创作，艺术家的主观性更强。准确地说，项目参与者也只是一件引物，最终引导出来的不是参与者的“被修正的心理样本”，而是被艺术家修正过的，他所理解的人性和欲望，换句话说，仍然是黄赛峰的个人创作。

无论如何，这种思考和创作方式是有趣的，是一个艺术家对人性进行深入观察的一种尝试，是通过他人寻找自己。

《架上的“抒情诗”》——青年画家黄赛峰的绘画

黄一迁 策展人/艺术评论家

初识黄赛峰，是在上海著名的莫干山路画廊区。当时的他，留着一头长卷发，眉清目秀，腼腆而又礼貌，浑身散发着浓厚的书卷气。而近乎病态的苍白脸庞和眉宇间透出的忧郁，使他的形象更富文艺气质。我相信，一个甘愿冒着上海三伏天的酷暑来看展览的人，必定对艺术有着炙热而又执着的喜爱。果不其然，黄赛峰确实是这样一个有绘画情结的人。正是出于对绘画的热爱，使他放弃了大有前途的影视导演专业，转而重新踏上清贫而漫长的架上绘画之路。

早年习画的赛峰作品风格不定、题材多变，这是每个艺术家在寻找各自绘画语言过程中的必经阶段。在不断尝试之后，他开始从内心出发，着重以风景为题材，将其内心世界化为抒情诗一般的画面表现在亚麻布上。

黄赛峰的风景作品当代且富有超现实主义色彩。画面中总是带有挥之不去的忧伤感怀。如梦似幻，寂寞伤感，婉约细腻，极具抒情意味。这也许是他心灵深处诗人气质的写照。观看他的作品，我们感觉不到当代艺术以张扬、诡异夺人眼球的急躁，反而可以体会到他追求唯美与抒情的绘画主张，触及到他安静的个性和年轻人特有的迷茫、彷徨。“老房子系列”神秘，朦胧，似乎在叙述一场梦中的游历。“游乐园系列”描绘了童年不曾去过却十分向往游乐场，营造了一种绚丽唯美而又遥不可及的意境。另一些描绘残破的楼房、教室一隅、沙滩、小河、走廊、公园、街景等作品，除了一如既往的静谧、伤感、寂寥之外，还点缀了一些气球、动物等犹如童话中出现的物件，加强了作品的超现实主义色彩。

也许是学过导演的关系，赛峰的作品有一种老电影特有的场景感，时间和空间都是凝固的，仿佛这些画作是他脑海中影像的某个定格或分镜头。作品中描绘的场景可能从来都不是真实的，或许是臆想，亦或许是梦境，但都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是作者心灵诉求的写照——时而迷茫彷徨，时而唯美绚烂，时而神秘寂寞，时而忧伤安静。

近代布面油画早已不是古时为宗教、教化所用的工具，而回归到艺术的本真：为艺术而艺术。在今天这个突出自我的时代，绘画完全可以单纯地成为内心诉求的载体，张扬个性的工具，服务于我们的情感世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绘画的技法便是其次了。虽然在色彩的把握、布局的掌控及节奏的拿捏上黄赛峰还有许多路要走，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作品的观看和对其内心世界的解读。毋庸置疑，黄赛峰的内​​心世界是细腻敏感的，他毫无保留地将内心的点滴表现在画布上，以至于有时对对象的刻画过于毛举缕析，多少影响了作品的整体性。当然，黄赛峰的艺术之路还很长，

这或许是他下一步需要解决的问题。

瑕不掩瑜，黄赛峰所谱写的架上“抒情诗”仍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秘景之境》——浅谈黄赛峰的艺术创作

李裕君 策展人/不同艺见艺术中心馆长

古人言：三十而立，四十不惑，八十年代出生的人上至已接近四十不惑之年，在社会的各个行业中也逐渐站稳了脚跟。在当代中国的艺术舞台上，八零后的年轻艺术家们也已展现出他们蓬勃又年轻的艺术生命力，以及前卫且具有时代性的艺术理念。

曾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的黄赛峰，八十年代初出生于繁华的大都市上海，在辗转求学与工作的经历中逐渐养成了他惯于独处，善于思考，勤于绘画的个性与喜好。作为年青一代的艺术家，他的成长经历或许与同龄者没有太大的差别，但在艺术创作思想上却比他者少了一份急躁，多了一些安宁和冷静自持的艺术态度。黄赛峰曾对电影产生过迷恋，他戏说电影是他预览人生的一种方式，但在他的作品中有着明显的剧场和光影体现，在我看来他的作品就像一幕幕电影的分镜头，也像一张张电影片段的剧照。

初次看到黄赛峰的作品，让我想起了塔可夫斯基电影《镜子》中的一些故事剧情，讲述的是一个病重的男人（某种意义上就是塔可夫斯基自己）在弥留之际对自己童年、父母、妻儿、以及他所处时代的梦境和记忆，这些记忆的碎片通过精心构筑的叙述结构和独特的电影语言组织起来，成为了一部充满诗意的影片。赛峰的作品与影片极为相似的是画面与镜头之间对记忆和梦境的表现，以及同样的诗意特征，只是电影是从一个镜头过渡到另一个镜头，而赛峰的作品是从一个主题系列过渡到另一个主题系列。比如从《遗留在记忆里的铁皮鼓》系列到《沉寂的记忆》、《世上的光》，再到《空盒游戏》系列，画面中从电影画面中挪用的铁皮鼓、空旷的屋子、游乐场、旋转木马、滑滑梯，还有心理沙盘等符号性的元素，与富有光感的色彩在画面上诗意般的表现和构成。他将观众的内心和情绪拿捏的很准，更像是观众内心真实的写照，乘物心游地给观者在感官上营造出一种极具神秘性和梦幻般的色彩心理触动，也将观众的内心情感带入画家预设的梦境之中，使其产生持续的思考与遐想。

值得一提的是“被修正的心理样本”系列作品是《空盒游戏》系列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它是一个由不同职业群体、年龄的对象共同参与的互动类艺术项目。艺术家借用沙盘作为构建他者与自我内心沟通的方式，使参与者无意识的呈现真实的自我，然后再通过油画创作的过程来完成对这些参与者“真实自我”的再次修正。就像赛峰说的：“我的再创作过程必然融入了我对参与者心理状态的想象与填充，也就不可避免的存在误读性。在目前的参与者来看无论你是怎样的年龄段、怎样的职业特质，都背离不了人这一最根本的属性，最终都会不约而同的指向一些诸如内心渴望、梦想之类的共同点。”

其实，赛峰的作品很容易将观众的思绪带入一种神秘境域之中，只要略微的专注，就不再会感到生疏，似乎就是观者自己曾经的一次经历，也或是未来的一种境遇和精神境界。不难看出，童年时期的一些印象对艺术家的性格和气质有深刻的影响，也将给赛峰的艺术创作涂一种特殊的基调和底色，并影响着他对于创作题材的选择和作品情感或情绪的基调。他将个人童年的记忆和历史碎片以“重归历史现场”的手法进行图像化表现，从而找到历史与个人生活之间的有效关联点，并在个人生活中建构起有效的历史维度。因此，他的作品总是透着强烈的时间性、历史感和时代特征，是他对自我内心孤独、放纵、迷失与虚无的情感追问，也是对生活在当下年青一代人的一种普遍历史虚无主义的质疑和思考，也使他的绘画风格在当代艺术中独树一帜的原因之一。

在时代和历史背景下，观众更需要艺术家们对社会环境、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敏感与观察，在艺术实践和探索的过程中将个人经验的思考有效的加以转化，源源不断地创作出让人们产生精神价值的佳作。所以，赛峰的艺术探索之路还很长远，我仅希望此次展览可以成为他持续创作的一种源力，并渐入佳境。

《不可思寻》

文/李佳颖

——来自上海的怀念者

生于1983年的黄赛峰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其作品中的生涩与浓缩的时间刻痕融合成一股奇异的现象：像是个同时装载了孩童与佝偻老人两个灵魂的躯体在对你发声。

他的画作给人梦幻唯美但寂寞的印象，而凝视许久便能发现那存在于画面中的，时间的悠长。

——雾中乐园

从作品中看来，黄赛峰的《沉寂的记忆》系列描绘出游乐园常见的景色，如旋转木马、溜滑梯等设施，但沉重的背景压的人喘不过气、光点打量的地方则强烈的点出无人的孤寂，这等悲哀让人不忍卒睹。现实错落在不可能实现的时空之中，游乐园作为寄托笑声的载体，当其欢乐的皮相被扒去，观者能从中领略到阴冷的叹息之情。

《沉寂的记忆》系列中黄赛峰为游乐园拂上一层晨曦般的帘幕，在一夜长梦后终于得以越过晨露，夜色的尽头能瞥见消逝久远的时光；黄赛峰的幼时时代没有游乐园的立足之地，对黄赛峰而言，少年无缘接触的游乐园所代表的不只是快乐的标志，更是缺失的总和。



黄赛峰的乐园景致都聚光在画面中央而隐蔽去天地左右的影像，就像用老旧的放映机打出旧日的光辉，在明灭闪动的光线中，我们不只是窥探，而是切实的进入了各自过往的时间中，去品尝那无力挽回昔日美好的悲哀。就像喃喃自语一般留下缅怀之情，其画面中淌洩而出淡淡情愫彷彿能渗透到皮肤之中，驻扎在脑中的那片悠远之地。观者能从黄赛峰的画中看见那些远去的人，已经不复于记忆中能唤回的人。

《沉寂的记忆》系列中能见得一人形身影，黄赛峰将自己置入画中，融合了自身与他者的情绪连结，为观者呈现出一幅幅通往意识深层的幽暗隧道。

——铁皮鼓的共振

而2010年的《铁皮鼓》系列则呈现与《沉寂的记忆》完全不同的风貌。荒凉残破的旧建筑，观者似乎能吸进那被灰尘掩盖的空气中特殊的霉味，腐败的霉味告诉你，这儿以前很热闹，但热闹的人都已离去。在《铁皮鼓》系列画作中总能看见那一小锡皮鼓，铁皮鼓的典故是取自于1959年的德国电影《Die Blechtrommel (The Tin Drum)》，片中主角试图以敲击铁皮鼓与强大的时间相抗衡，他为拒绝长大所敲的鼓与黄赛峰心中的轰隆鼓声起了共鸣，悲戚的风吹进繁华不再的地下道、走廊中，发出了无声的呜咽。

2010年黄赛峰已自大学毕业几年并不断碰壁，在一切无所保留的挫败中他紧抓理想的肖像，挺著风暴睁眼一看却逐渐看不清其轮廓。《锡皮鼓》画面中的静谧是黄赛峰看见的世界风景，不顺遂的路途让他对时间有了怀疑。时间究竟以什麼为届？日出日落的一天交界、一年年的轮迴配合著人们的习惯不断重複，我们所认知的“一天”有著剧烈的变化，但人们只是习以为常的与之并存，正如许多我们自以为明白的事物，其实我们并不瞭解。黄赛峰精准的抓住了这股幽思，让其显像在一幕幕废墟之中。

——时间的雕刻者

无垠的过去与现在融合成一座宽广的梦境，容纳了所有的逝去与新生。黄赛峰因理解了时间巨流的无所不能冲刷、无所不能摧残，在此伟大的真理中被拽著跑的人类所发出的儿时梦想竟如泡沫那般小巧脆弱，他让记忆具体的在画布上现形，“时间或许会狠狠的抹去秀丽的容颜，但还好有记忆在内心的某个角落久久不散，何况它已凝固在画布上”，他说。艺术家的生命历程在画作中彰显了其强烈的影响力，黄赛峰的两画作系列《沉寂的记忆》与《铁皮鼓》为其“时间的探寻”的旅途滞留了最初也最久远的柔情，如蝴蝶飞离停驻的枝桠后，仍可寻得踪迹。

对黄赛峰而言，与其问他一幅画想表达些什麼，不如让人们亲眼捕捉画中的言语，有些人用唱歌抒发心情，有些人以交谈传递思想，黄赛峰则是用绘画留下了每一次的夜深梦迴，黄赛峰把记忆洪流中的那些不可复得的心思选择以游乐园铁皮鼓作为记号留下，即便他的童年甚少与游乐园接触，成年之后透过绘画让他一次次重游那不曾去过的旧地，这样的念旧无法只被描述为寂寞的遗憾，更不啻为其用丰沛情感亲手开启了与记忆之光相遇的大门。



意外空间·作品集

《意外空间》

之前的作品多在探讨心理空间中多重自我的存在，及其相互关联，而对空间一直以来的兴趣让我在这一系列作品中转而探求外在多重平行空间的可能性。从内在创作逻辑上还是一致的。

我始终相信会有一个不同于我们当下所生活的彼岸文明存在，或许是相同的空间体系，但是时间体系不同，或者是相同的时间体系，空间体系不同。

通常我们所约定俗成的世界是由我们的认知体系和经验所界定的，但是，有是有限，无则是无限的，那些处于我们认知世界之外的空间，仍旧令我无限向往。所幸个人与外在世界的关联也并未完全被割裂，随着认知层面的不断进化所感知的世界也会逐渐延展。

这个系列作品中被我构建出的看似陌生的空间，也许就是我们的潜意识。潜意识是我们的记忆仓库，也是驱动我们所有行动和想法的根本动力，那些我们甚至已经不那么清晰的过往经验会在创作时潜移默化的影响我。

在儿时为数不多的影视剧记忆中，一旦在一个非常规的情境下出现烟雾，通常都预示着将有不同于当下世界的神仙或不可预知的事物出现。

这一系列里的烟雾被我视作是勾连多重空间的的一个元素，它与水一样，随物赋形，有其飘渺、神秘的特质，既像是两个空间的秘密入口，又像是来自另一世界的喁喁私语。



不禁抬头望向深处
80cmX120cm
2018
布面油画



另一端
70cmX90cm
2018
布面丙烯



是而非的空间3
70cmX90cm
2018
布面丙烯



陷入矜持的水面
70cmX90cm
2018
布面油画



许多秘密
110cmX145cm
2018
布面油画



残留的消息
70cmX90cm
2017
布面油画



温存缓缓流入
110cmX140cm
2018
布面油画



注定倏忽即逝
40cmX50cm
2018
布面油画



幽深的暖黄色
100cmX120cm
2018
布面油画



界限
50cmX60cm
2018
布面油画



悄悄地漂浮而起
100cmX120cm
2018
布面油画



无法坦言的欲望
110cmX145cm
2018
布面油画



缓缓地占据全部视线
100cmX130cm
2018
布面油画



肆意飘荡
100cmX130cm
2018
布面油画



温柔的欲望
100cmX130cm
2018
布面油画



消失于童年走廊的光束
100cmX120cm
2018
布面油画



一切都会轻易变幻
100cmX120cm
2018
布面油画



因为你独自一人
100cmX120cm
2018
布面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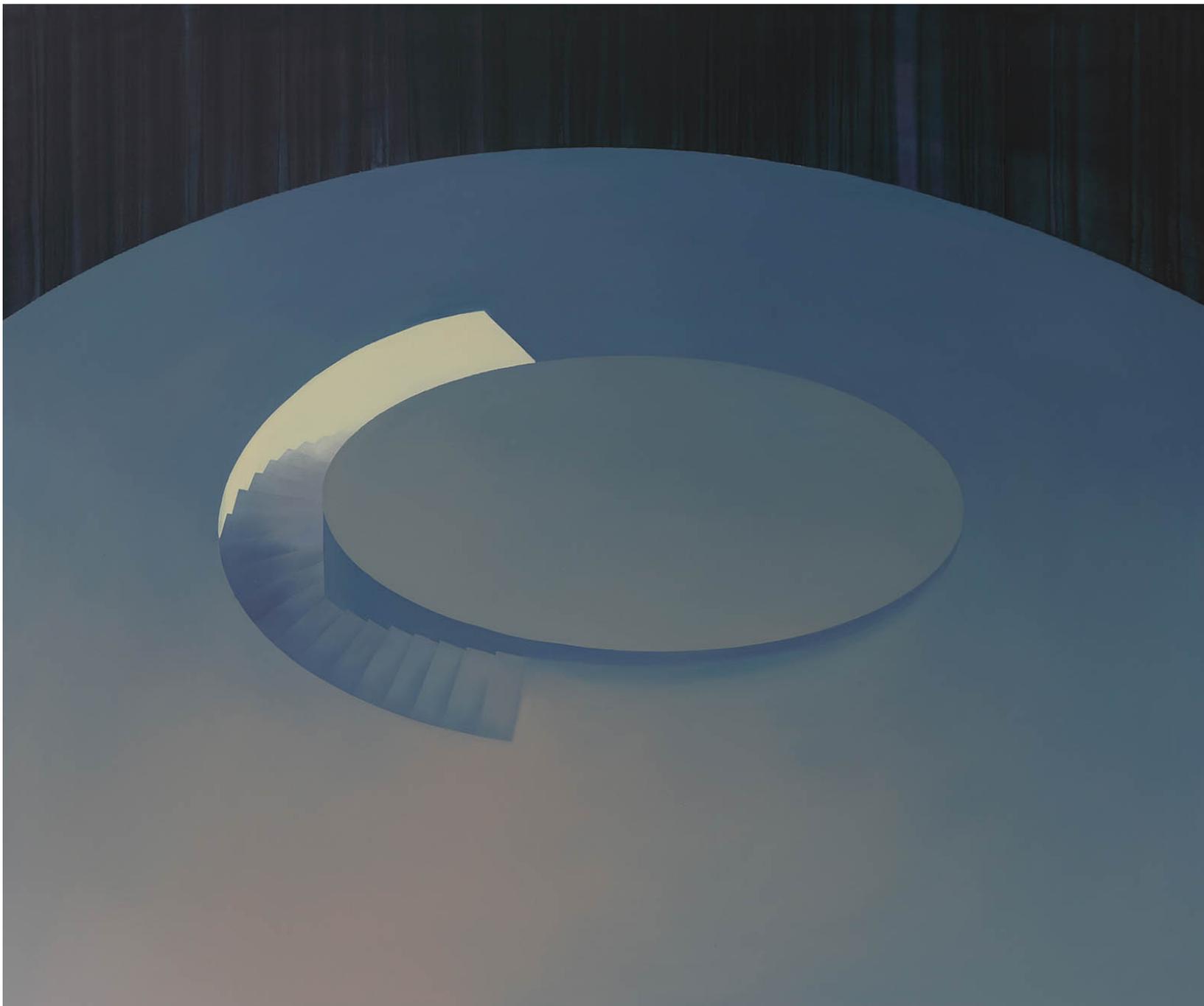
被记忆驱除出境
110cmX140cm
2018
布面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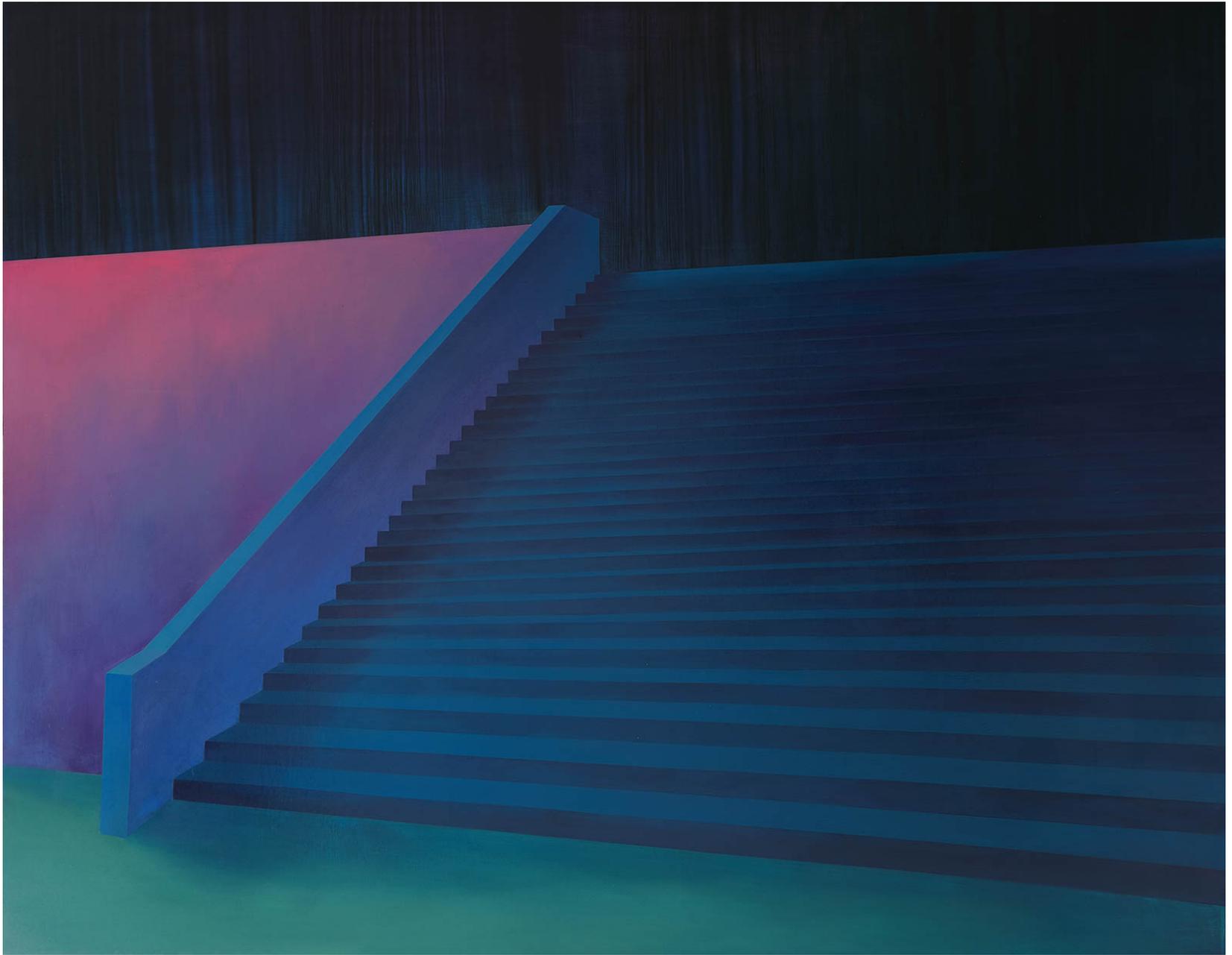
并不矫饰的空间
100cmX120cm
2018
布面油画



藩篱
110cmX140cm
2018
布面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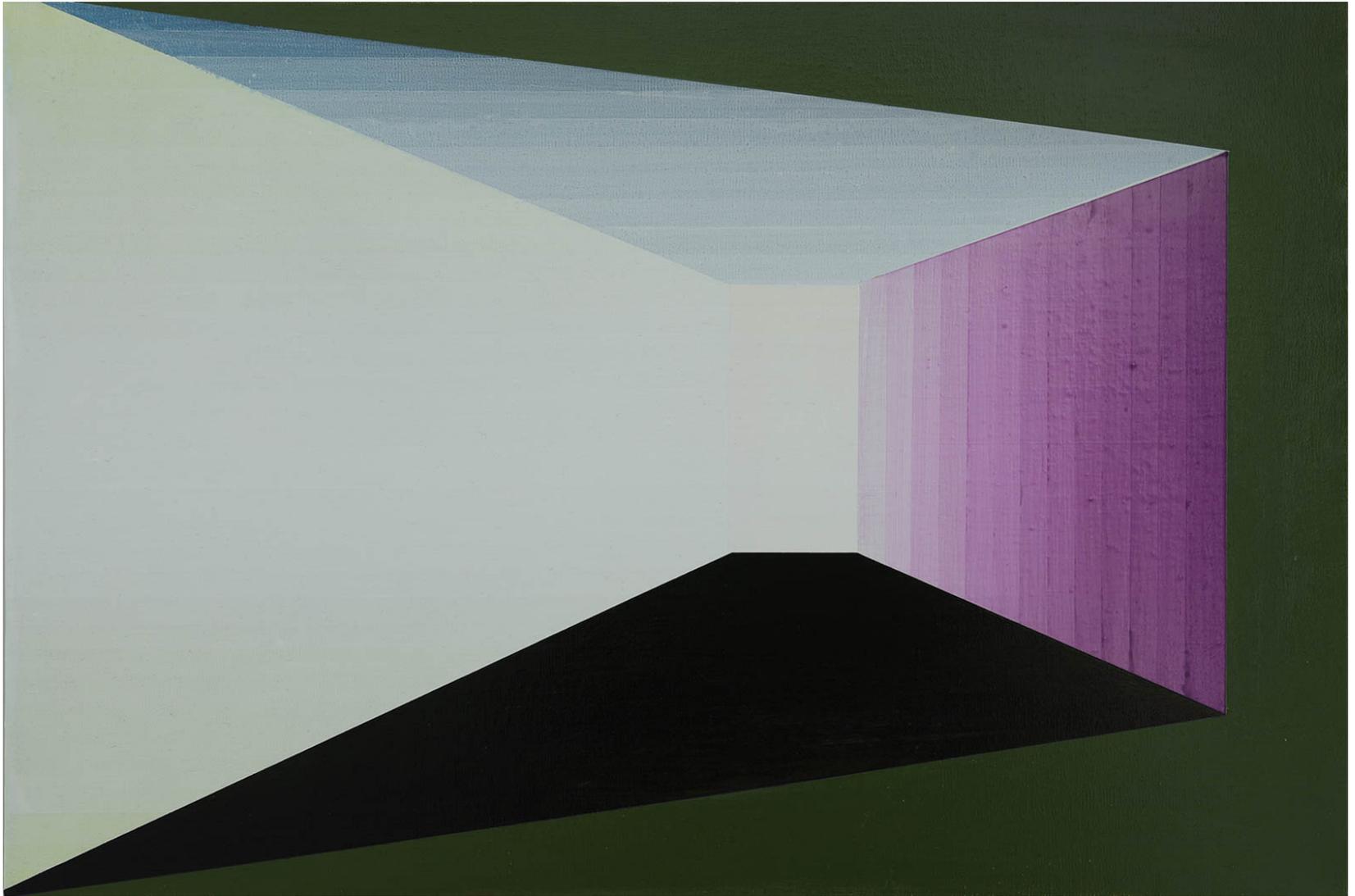
光的触手
100cmX120cm
2018
布面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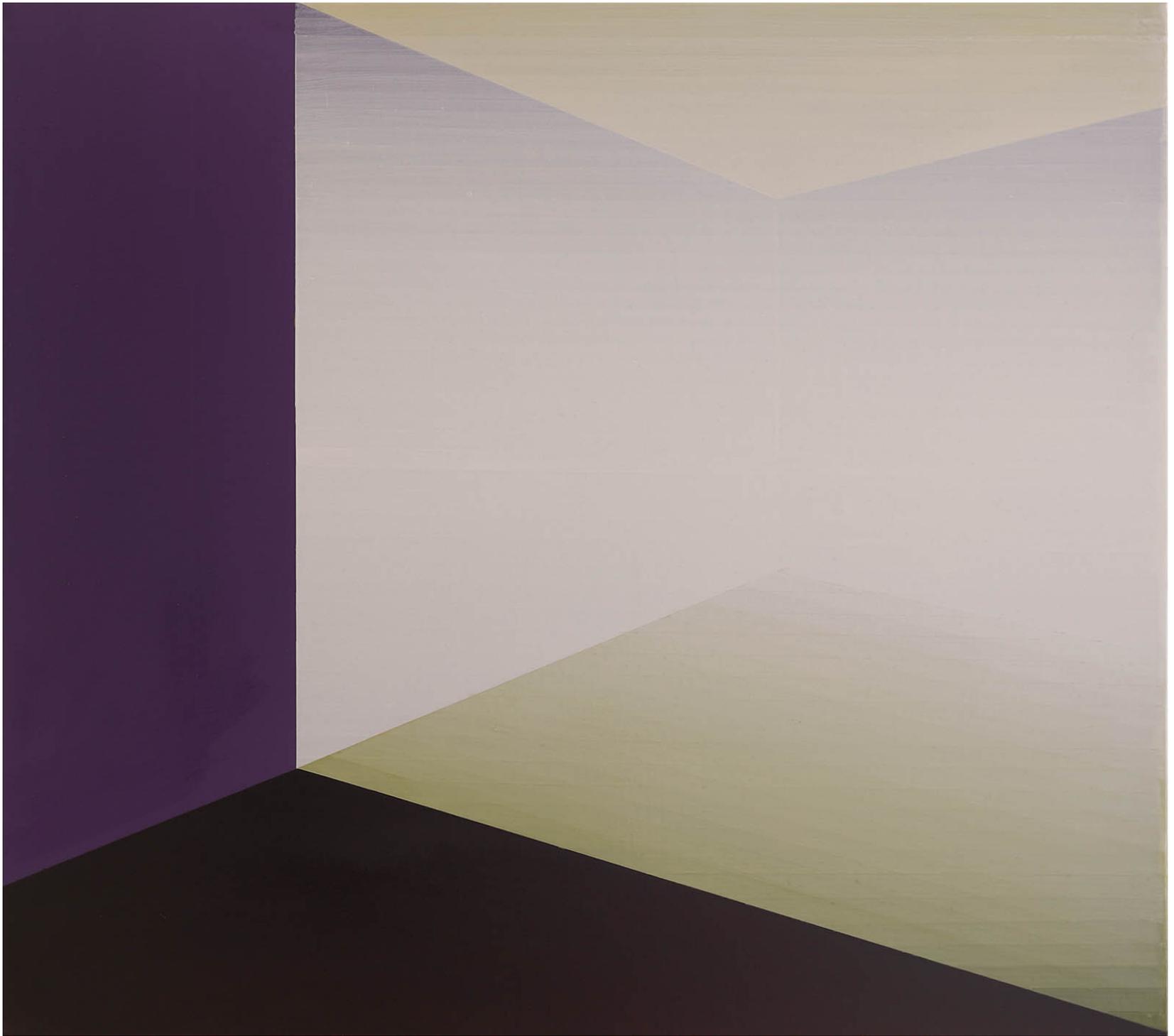
热切的探寻世界的秘密
110cmX140cm
2018
布面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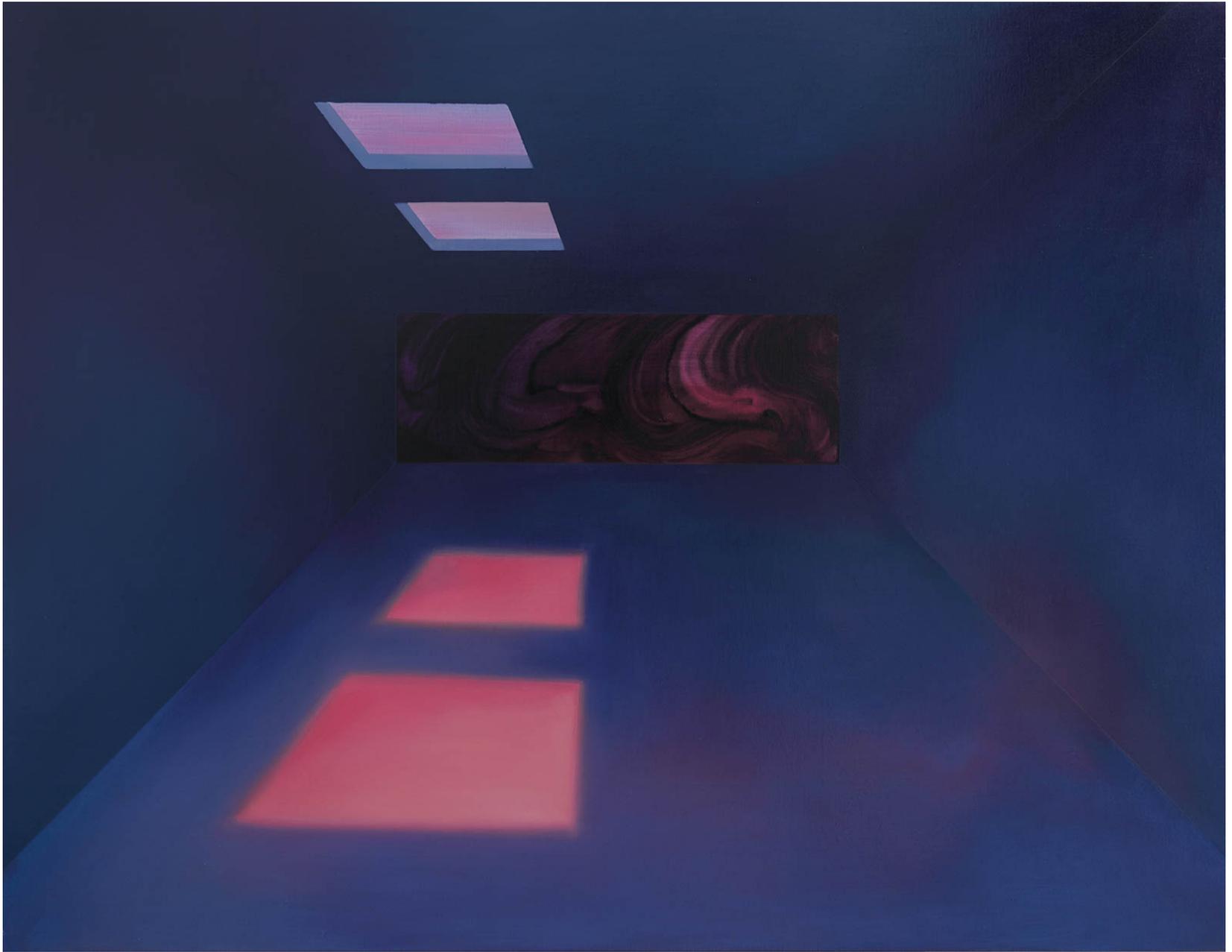
似是而非的空间1
40cmX50cm
2018
布面丙烯



似是而非的空间2
40cmX60cm
2018
布面丙烯



似是而非的空间4
60cmX70cm
2018
布面丙烯



水晶窗
70cmX90cm
2018
布面油画



小径分岔的场所
110cmX140cm
2018
布面油画



载满记忆的寓所
100cmX120cm
2018
布面油画

空盒游戏·作品集

《空盒游戏》

“被修正的心理样本”系列作品是《空盒游戏》系列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它是一个由不同职业群体、年龄的对象共同参与的互动类艺术项目。我们已经习惯于用图片配以一段文字来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那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直观的洞悉自己的内心世界呢？或许我们可以通过心理沙盘这样一种广泛运用于心理辅导领域的道具来窥探一二，它成了我们内心世界和外部呈现的一个中介。摆放心理沙盘的过程有别于传统的言语沟通方式，参与者会无意识的呈现真实的自我，不过摆放时当有台摄像机全程“关注”你的时候你或多或少还是会有所顾忌，会无意识的产生伪饰。这就如同现实生活中你被大众所“注视”时同样会粉饰自己一样，因为假面已然成了这个复杂社会中社交的润滑剂，其实这已经不经意间对真实自我进行了一次修正。

而事实上自我也无法自己独立呈现，必须借助于他人的视角，就如自己的价值需要靠外界赋予一样。那么我依据参与者所摆的沙盘进行油画创作的过程其实就充当了这一角色，同时也是对这些参与者所呈现“真实自我”的再次修正，因为我的再创作过程必然融入了我对参与者心理状态的想象与填充，也就不可避免的存在误读性。

在目前的参与者来看无论你是怎样的年龄段、怎样的职业特质，都背离不了人这一最根本的属性，最终都会不约而同的指向一些诸如内心渴望、梦想之类的共同点。有趣的是当我最终将结合参与者所摆设的沙盘所创作的油画展示给参与者本人并让他们给自己参与的画作取名时，有些人会有惊喜感，说是以此发现了自己潜在的一面，也有人表现出迟疑，就如面对自己失散多年的孩子一般，需辨认许久，但其实我们真实的自我不也正是以这种方式散落在他人的注视中吗？而从他人视角中重新辨认探寻自我也成了我们在社会中找到自我坐标的一种途径，同时也是这个项目所探讨的主要线索之一。



空盒游戏之公主的梦
90cmX100cm
2016
布面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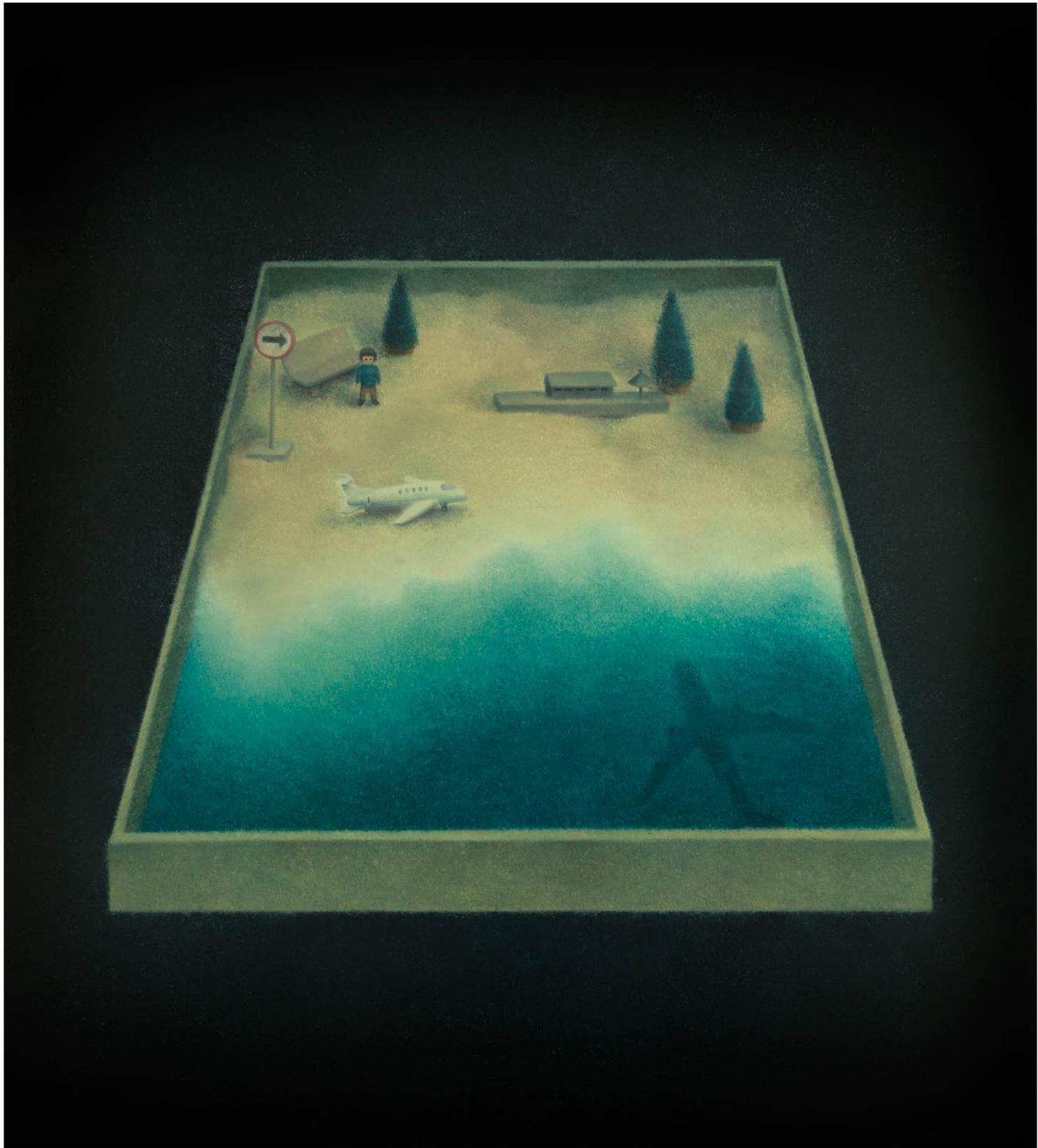
空盒游戏之光使我们看不清对方
67cmX72cm
2016
木板油画



空盒游戏之我们的星空下
140cmX140cm
2016
布面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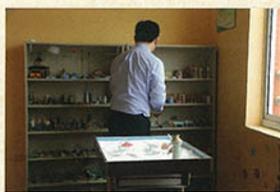
空盒游戏之16： 26PM
140cmX140cm
2016
布面油画



空盒游戏之越过心中的遗忘
90cmX100cm
2016
布面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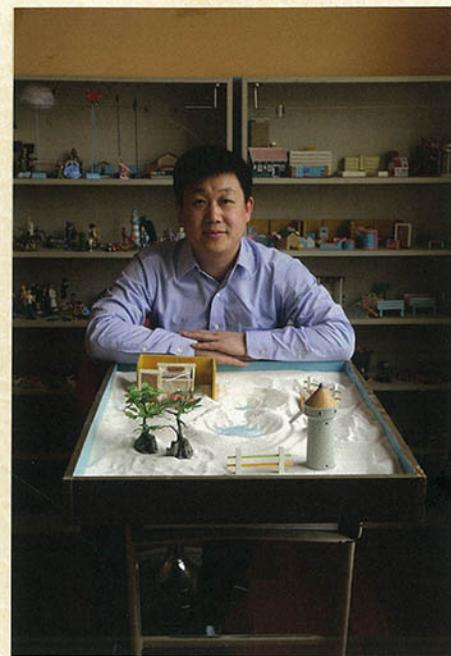
空盒游戏之比白昼更温存的傍晚
90cmX100cm
2016
布面油画



No.
Da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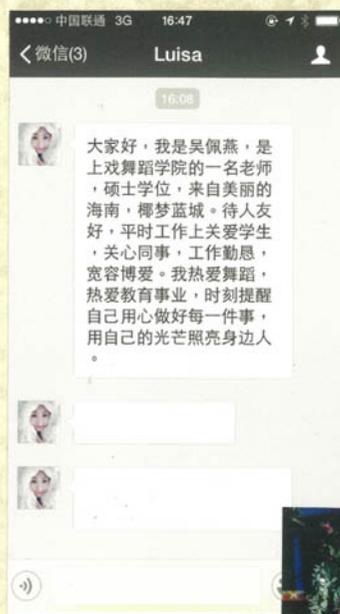
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计划一天的工作，充实而忙碌。偶尔停下来总结一下，发现自己走的是条向上倾斜的抛物线。

张廷到
2016.8





吴佩燕 · 大学舞蹈老师



我是黄赛峰

如你们所见这些试图诠释虚无人格的作品
就是当下我所热衷做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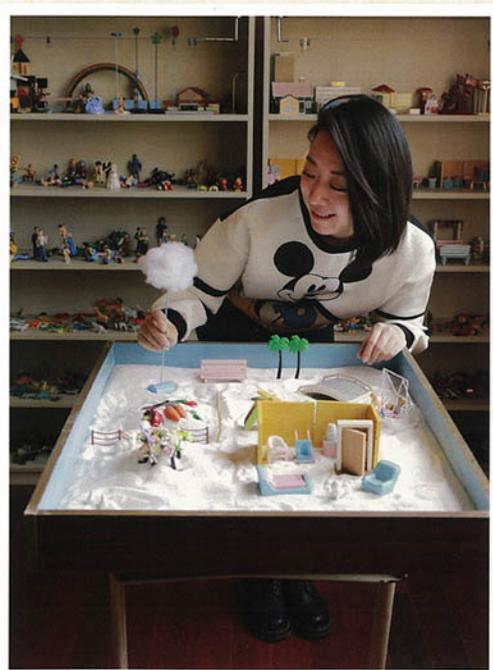
寡言几乎是我平时为人处事的一个原则。由此我
也成了一个寡言少语的人……



黄赛峰 画家



杨永清
电台叮



沉寂的记忆·作品集

《游乐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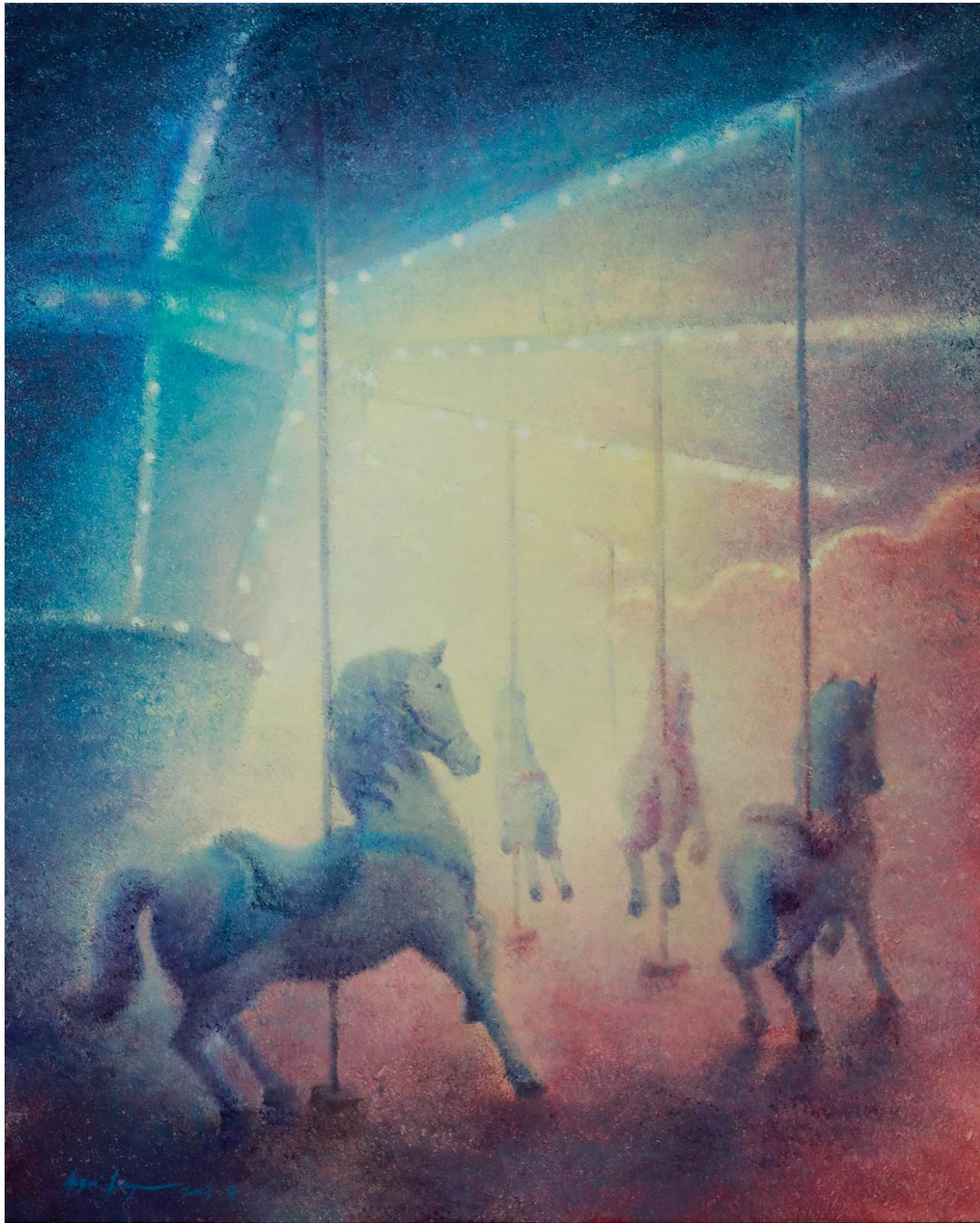
时间似乎无处不在，又不见其形。对我而言时间最大的功能之一就是帮我筛选自己所经历的那些事遭遇的那些人，最终存留在脑海里的就被我们定义为回忆。游乐场的场景是我童年记忆缺失的一部分，我的童年几乎与游乐场无缘，以至于我成年后走进游乐场竟萌发了一种难以言喻的情愫，就如在青春年少时爱上一位心仪的姑娘，却迫于现实无法在一起。待到各项条件成熟终于再次相遇时，却又感叹时移事迁，不复当时的情境，回不去了。王家卫在电影中提及当面对自己不能再拥有某样东西时唯一能做的就是提醒自己不要忘记。

迈克尔·杰克逊因为童年的某些原因也无法在当时感受旋木的乐趣，成名后在自己家的花园里购置了一个旋转木马，据他身边的人记载：“他常常深夜独自坐在木马上，轻声抽泣”。我想他感伤的不是玩旋木本身而是对童年时光的追忆。而我则选择了我相对擅长的表达方式绘画来诠释这些隐匿在内心的情绪。

在这个系列中选取了旋转木马为主要载体，旋转木马从某种意义上好像总是与欢愉、热闹这些词相关。但我觉得它确有一种悲剧气质，他们彼此追逐却又永远无法企及对方。在画面处理上我基本都选用了空旷的大场景构图，画面中并没有人物的出现，人物被隔离在画面之外，存在于观看场景的主观视角中。我希望画面能传递这样一种信息：在场景外站着不止一个有我类似记忆感受的人，却无法真正走进这个记忆中的场景，始终有种不可逾越的距离感。



预设的快乐
80cmX120cm
2014
布面油画



不知名的光
40cmX50cm
2017
布面油画



迷途
100cmX125cm
2013
布面油画



白日焰火
120cmX150cm
2015
布面油画



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90cmX100cm
2013
布面油画



无尽的旋转
100cmX125cm
2013
布面油画



一部之遥
70cmX85cm
2013
布面油画



远远的梦
80cmX140cm
2014
布面油画



你看到我了吗
100cmX90cm
2014
布面油画



沉寂的记忆3
70cmX85cm
2013
布面油画



这么近·那么远
100cmX120cm
2013
布面油画

艺术 IP 找 芝些



ARTSEE 芝些

上海泛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 静安区 光复路1号207室

商务合作：bd@art-see.com 官方网站：www.art-see.com